



堅強的人

滕鴻濤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·1956·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铁路工人所写的短篇集，包括十一个短篇，大部分是反映铁路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的。其中，“坚强的人”、“一个先进工作法的推行”等七篇，描写了铁路工人在“增产节约运动”和日常劳动中新旧思想的斗争。“小英”一篇，写一个小学毕业生在一个路局工人影响下，参加了劳动生产。“假日”和“抹灰器”两篇，写一个机器工人和一个建筑工人对于劳动的热爱和钻研精神。“吴玉珍”，写一个关心群众疾苦的里弄女干部。

堅 強 的 人

滕 鴻 潤 著

*

新文藝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壹號

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975

開本 787×1092 種 1/32 印張 2 1/4 字數 44,000

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 (6) 0.20 元

目 次

堅強的人.....	1
一个先進工作法的推行.....	9
職工食堂.....	18
多為別人着想.....	25
死絞車復活記.....	32
王健.....	40
趙富貴.....	46
小英.....	50
假日.....	55
抹灰器.....	60
吳玉珍.....	64

坚 强 的 人

老趙原來是貨場里的巡守員，工作挺認真。值夜班的時候，整夜整夜的在場子里巡查，有的工友要替換他，讓他休息一会，他搖着頭不肯：

“國家把这么大的場子都交給咱們这几個人了，如果有點失閃，咱們拿什么臉面見人民呀！我在屋里躺會还不如在外面蹣跚舒服呢。”

有一次，由東邊一个小站來了几包粉條，七零八落地散放着。老趙走過去打算歸堆在一起，用手一搬很重。老趙人挺細心，他看了看貨物標籤的發站名，納悶地想：真怪，那个小地方不出產粉條呀！這個重量也有毛病。

他用手向粉條包里探了探，硬梆梆地夾藏着一個布包，又探了探別的包，每包都有。他立刻報告給上級，會同公安人員打開一檢查，好家伙！原來布包里是黃色炸藥。公安人員布置好了，跟蹤着取貨人，破獲了一個反革命案件。這件事老趙受到黨和行政的表揚，并被提升為貨物員，黨里吸收他為党的

宣傳員。

二

老趙是一個性格挺耿直的漢子，他頂看不慣貨商拉攏鐵路職工那種鬼鬼祟祟的樣子。他對貨商搗鬼的事盯的挺緊，一些貨商們又恨他又怕他，見了他的面都不笑強笑地招呼他：

“趙組長！又發福啦，臉上多胖呀！”

老趙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臉，和平時一樣。等他們走過去，使勁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說：

“多下賤呀，這不是廢話嗎！”

老趙的孩子挺多，生活不太富裕，有的貨商見了面就說：

“趙組長！趕上月底手下發緊的時候可說話呀，用個十元二十元打櫃上拿沒關係。”

老趙瞪了他几眼，心想：說着說着攻上來啦！就沒有好氣地說：

“我們這裡有這麼多的工友，為什麼偏要找你借呢？”

貨商湊上來小聲地說：“咳，組長！工友們誰富裕呀！再說借完了不是還得還人家嗎！”

老趙反問了一句：“怎麼，借你們的不用還嗎？”

貨商半吞半吐地說：“我們……我們……可以馬馬虎虎……”

老趙看了看他，心里想：這些家伙，鐵路不知叫你們鑽了多少空子，我擔任這工作還沒有幾天，你們又向我來下手……，就厲聲地說：“你們是來托运貨物的客商，一切手續有人民鐵路的規則，咱們少拉攏別的關係。”

貨商嘻皮笑臉地說：“組長！組長！別着急呀！說几句笑話怕什么……”

老趙憤憤地看了他一眼，沒說什么，貨商搭訕着退出去。

三

有一天，貨場任務挺忙，老趙和一班工友裝車裝到晚上八點多鐘才吃晚飯。剛走進辦公室，一個門口的飯館伙計挑着圓籠走進來，打開圓籠，又是魚，又是肉，又是飯，一样一样的向辦公桌上擺。老趙忙問：

“這是誰叫的東西？”

那個伙計說：“是隆記王經理叫的，叫我們送給貨場里大伙吃，錢都給過了。”

老趙向工友們說：“同志們！我們能吃嗎？”

工友們異口同聲地說：“不吃！我們为什么要吃他們的東西！”

一個年青的小伙子喊道：“給他扔出去！”

老趙叫飯館伙計把飯端回去，伙計不肯。工友們七手八腳地都給他放進圓籠里。伙計無法，只好挑回去。

老趙把在爐子上烤的窩窩頭拿起一片剛想吃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急忙找出今晚的派車表，翻開一查，果然有隆記兩車藥材去南方局，車已經甩進貨物線要開裝了。他把窩頭片往爐子上一扔，一把拉起小崔說：

“小崔！咱倆到貨物線看看去。”

監裝隆記兩車藥材的是李平，派到貨場日子不多，是個新手。這時候，隆記的王經理在他旁邊聊的正熱鬧呢：

“李先生！你剛來几天不清楚，我們是老字号。十多年啦，最講信用，用不着檢查品名，單子上報的什么裝的一定是什么，錯不了……”

接着又拍了拍李平的肩膀說：

“李先生！有工夫來櫃上玩玩，如果有時手底下不方便可以跟我商量。咱們交個朋友！”

正指手画腳的時候，老趙和小崔趕到了。老趙把李平手中的托運單拿過來一看，兩車藥材報的都是低等級的品名。王經理見老趙來了，臉上都變了顏色，忙說：

“趙組長！吃了飯啦？我們裝車了。”

老趙沒有答理他，對小崔說：

“小崔！幫助李平檢查他的品名。”

王經理一把拉住老趙，嗓子裏岔了音喊着：

“組長……趙組長……”

老趙一甩手腕，轉回辦公室，拿起一片窩頭，剛咬了兩口，王經理又追進來：

“組長！讓我們裝車吧！錯不了，不用檢查品名啦！也省得耽誤車皮的鐘點。”

“這個你不用管，耽誤了鐘點，由我們來負責。”

“組長！照顧照顧客商吧！”

“我們的照顧是有原則的！”

王經理頓了一下，忽然把臉一綻說：“趙組長！你們口口聲聲說為人民服務，可是你却留難客商，不讓貨物裝車，請問，這是為人民服務嗎？”

老趙沉住氣，平靜地問：“依你說為人民服務應該怎樣做？”

難道要我們不執行人民鐵路的規則嗎?”

過了一會，小崔同李平走進來說：

“組長！ 隆記的兩車藥材里面夾帶許多高等級的藥材，他們都沒有報。”

老趙說：“叫王經理按樣填到托运單里！”

王經理又軟和下來：“趙組長！ 你得原諒一下，你一抬手我們就过去了！”

老趙斬釘截鐵地答道：“王經理，我們是按鐵路規則辦事。”

旁邊幾個工友同聲說：“對，我們執行的是人民鐵路的規則！”

王經理把臉搭拉下來：“哥兒們！ 別这么办呀！ 我姓王的在這裡走貨一晃也十來年啦！ 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認識我的，不給我個面子，往後叫我怎麼出頭呀！ 街面上咱們打頭碰臉短不了見面，看有個方便不方便的……”

小崔在一旁氣憤地說：“王經理，你記錯了年头了吧！ 現在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社會，你那套吃不開啦，快收拾起來吧！”

老趙說：“王經理！ 你要再不將檢查出的品名填在單子上，我們可將派給你的兩個車皮給別家貨棧了。”

這老家伙一看軟的硬的都不行，只好嘆了口氣，掏出鋼筆，把查出的品名填在托运單上。

晚上開小組會時，老趙算了算，兩車藥材沒叫奸商鑽空子，讓人民鐵路少受七百多元的損失。老趙向全組宣傳了這件事，叫大家提高警惕，并在党的宣傳員會上作了彙報。支部

鼓勵他們：“再接再厉的做下去，不叫一個奸商鑽咱們的空子！”

四

有一回老趙的孩子病了，需要買貴重藥品，錢不够，老趙拿一件舊羊皮大衣，托李平給賣出去。李平問要多少錢，老趙說：

“一件破大衣還值多少錢呀！給個十元二十元够買藥的就行啦。”

李平轉了一早上也沒有賣出去，就托貨場門口的小攤給代賣。下午，小攤的掌櫃的送錢來了，李平把錢交給老趙，老趙一數是六十元，急忙問：

“不对吧，賣了这么多的錢？”

李平說：“賣多點不好嗎！快給孩子買藥去，別耽誤了。”

“这里有毛病！你托誰賣的，快問一下。”

李平走出去問了問小攤掌櫃，原來是隆記的王經理買去了。老趙把錢交給李平說：

“咱不賣啦！趕快把錢給他送回去。”

第二天王經理笑嘻嘻的把大衣送來啦。還說：

“趙組長！为什么不賣啦，嫌錢少嗎？”

老趙不客氣地說：“不是，給的多的过分啦！”

王經理抱着皮大衣說：“咳！你不明白，这件大衣別看舊，絨頭多厚呀，皮板也不錯，給的價不大，我正少这么一件，賣給我吧！”

老趙一把把皮大衣奪過來說：

“对不起，我現在不想賣啦。”

王經理假模假樣地說：“真……真是……趙組長人太耿直啦！……”

李平在一旁說：“為人民服務還是耿直點好。”

等王經理走出後，老趙向大伙說：

“同志們！大家看出他們的用意了嗎？”

大伙說：“怎麼看不出，這套不是白耍嗎！”

老趙提醒大家：“今晚隆記走三車雜品貨，好好地檢查檢查。”

五

有一天老趙下夜班回家，剛進門，老婆遞給他一個紙包，老趙打開一看，是五十元錢，忙問：

“這是誰給的？”

老婆說：“早晨來了一个人，說是你的老朋友，給了孩子一包錢便走了。你總囑咐我不叫收別人的錢和禮物，我急忙退還給他，他死也不收。問他姓什麼，他含含糊糊的也沒說清楚，一溜煙地跑了。”

老趙一听便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拿起錢一氣跑到貨場里，把錢交給了支部書記，把經過情形報告了一下。支部書記向旁邊的主任笑着說：

“怎樣！我們早料到這點了，老趙是一個好同志！”

支部書記把一封信交給他，老趙打開一看，原來是控告他貪污五十元的匿名信。老趙憤恨地說：

“真可惡！”

支部書記告訴他說：“對！奸商就是這樣的狡猾，他們几

次進攻你不得手，就用这样卑鄙的手段來陷害你，这把戲在我們面前是要不開的。你應該向同志們宣傳这件事，叫大家認識一下奸商的卑鄙無恥。”

“好！”

老趙跑出去，把这件事告訴工友們，大家都憤怒地說：

“一定是隆記那個王胖子。真不要臉！”

這丑惡的事更加激動了全場工友的憤恨心，幾個小組在老趙的影響下，向鑽空子偷窺國家運費的奸商展開了無情的斗争。

一个先進工作法的推行

这是三反運動以前的事情。

路局寄來一份通知，叫各站貨場推行東北中長鐵路的先進工作方法——“對旗裝車法”。我草草的看了一遍，便拋在一旁，不耐煩地說：

“又是東北，我就不相信什麼‘對旗裝車法’能防止事故，能多裝貨。”

坐在一旁的田文云答了話：

“真的，主任，張口閉口的總是東北，其實咱們的這幾手也不弱。中長路的辦法用到咱這裡就不見得行。”

我心里挺贊成田文云的說法：“對呀！老田！情形不一样。”

約莫又過了十來天，路局來電話叫我參加會議，我跑到會議室一看，幾個站的貨運主任都到了，我打了打招呼，就坐下了。

處長報告說開會主要是為了聽取各站推行“對旗裝車法”

的情况。我一听腦門上頓時冒出汗來。一会自己又寬心地想：几个站大概都行不通。什么法什么法的，这是多麻烦的事呀！任务这么大，这阵子谁不是忙的要命，谁有閑工夫去管这些。

一听彙報，可真急人，滿不是我猜想的那样。有几站已經推行的很不錯，自施行这个方法后，又減少了事故，又多裝了貨，其他几站也在開始試行了。这可麻煩啦！我要說根本沒有做，多難看呀！平常喝五吆六，自以為還不錯的，拿什么臉見人呀！說吧，說什么呢？我腦門上的汗又冒起來，看了看人數，就剩下我啦！只得含含糊糊地說了几句。處長末了說出一句話，可叫我發急起來。他說近日要派人下去，到各站貨場看一看推行的情況，找出些經驗來。

散了会，我三步并成兩步的走回了貨場，一進辦公室，便喊起田文云：

“老田！赶快支一筆款子去買搞‘對旗裝車法’的小旗子。馬上办，赶快。多做它几套。”

田文云慢騰騰地說：“什麼時候用呀？”

我提高了嗓門，擦着汗說：

“馬上要用！”

田文云樂了：“哪有这么快的，叫裁縫鋪現縫也得十天八天的！”

我急的要命，他倒樂了，这小子！我告訴他：

“時間短，叫他們開夜班，多給錢，行不行？”

田文云的眼睛一亮，說：“多給錢，那行！多給錢沒有办不到的事。”

果然，沒有三天，小旗子做來了，黃的、綠的、藍的，五光十色，煞是好看，每色有百十來面。我端詳了一下，心里想：貨上插面小旗子，裝車時再拔下來，臨完一对數，就能防止事故，提高貨車裝載量，行嗎？我搖了搖头。

“明天早上召集全体工友開个会。”我对田文云說。這時，有好几个工友走進办公室联系別的事，他們發現桌子上好几堆各式各色的小旗子，都納悶地問：

“这是干什么的呀？”

我淡淡地說：“明天早上大家就知道了。”

二

第二天早上，工友們都來了，我叫田文云把小旗子抱了出來，工友們看到了，都感到挺新奇。我說：

“这是东北中長路的先進工作方法，名字叫‘对旗裝車法’，就是把要裝的貨都插上小旗子，裝一件拔下一件，臨完一对數就知道裝对了沒有，多裝少裝都能發覺，裝起車來又快、又多，還不出錯。打今天起咱們实行吧！這是路局叫搞的，別的站已經作起來了。”

大伙你看看我，我看你，看样子好象沒有听清楚。我也懶得再解釋了，本來是行不通的事么！

剛散了会，外勤的司磅領班趙毅便跑進來找我——他是貨運車間的党小組長。一進門便說：

“主任！这样推行先進工作方法不行呀！”

我白瞪着眼看他：“怎么？”

他搬过一个椅子，坐在我的旁边，小声地說：

“你想，事先货运職工和裝卸工友連个影都不知道，也沒解說明白，也沒經過宣傳動員，就冒冒失失地搞起來了，你看能行的通嗎？”

我心里的一句話沒有說出來：“我看，我看根本就行不通。”便說：“老趙！時間太急啦！三天前開會，通知馬上就要实行，處里還要來人看，你想，再不布置哪行呀！”

趙毅不同意我的說法：“主任！我看還是先把動員工作做好了，組織全場職工和裝卸工友討論成熟了再推行，晚几天比推垮了台強。”

弄的我沒法了，只好說了句：

“这么办吧！今天既然布置了，再撤回來也不好，咱們一方面作宣傳動員工作，一方面繼續搞下去，你看好不？”

趙毅沉了沉，說：

“既然是主任主張这样做，試行一下也好，不過我總希望在這幾天里抓緊時間，下點工夫深入到羣眾中了解一下，看看這個方法推行的怎么样，羣眾有哪些反映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我只好點點頭：“就这样办吧！不过这几天事也太多，老趙同志得多辛苦點，搞搞這些事。”

趙毅好象有句話到了嘴邊又咽下去了，說了句“好吧”，便走出去了。

我看着他的后影，嘆了口氣說：“他倒挺認真呢！”

過了一會，田文云走了進來說：

“主任！這個先進方法可不行啊，貨物月台上工友們沒有办法干啦！裝卸工友人人埋怨，又是插旗子又是拔旗子，多麻煩呀！弄的月台上扔滿了旗子。”

我拍了一下大腿，說：“我早料到這點啦。”

推行了幾天，還是照樣出事故，有幾個車皮的裝車時間反倒延長了。晚上，趙毅跑到宿舍里，沒等他發言我先提出來：

“老趙！成績不好呀！”

趙毅說：“就是呀！咱們事先沒有把實行這個先進工作方法的好處和大伙講清楚，現在大伙情緒很不高，有些感到麻煩。”

說真的，我真感到有點膩，頭直發脹，問了句：

“老趙！你提個意見，咱們怎麼辦？”

趙毅說：“我的意見，干脆把它都收回來，等動員成熟再搞，這樣搞下去也沒有好處呀！”

我心里想：這哪行！我一個當主任的，布置下工作又收回來，還不叫大伙笑掉了大牙。就說：“我考慮考慮吧。”

趙毅說：“好吧，主任仔細想想也好。”

又推行了幾天，我到現場看了看，到處都丟着小旗子，裝旗的木盒子也扔在一邊，我回來告訴田文云：

“把那些旗子收拾起來，鎖到庫房里去。”

正在這個當口，三反運動開展起來了。

三

在檢查官僚主義的階段，我自己檢查完畢，羣眾提的意見可多了，什麼命令主義呀！沒有羣眾觀點呀！虛報成績呀！……我自己記了記有三十來條。都說我檢討的不深刻。最後，坐在屋角那兒的趙毅站起來說：

“主任！你把推行‘對旗裝車法’垮台的經過好好檢查一